

崇忌諱肆詔諫歌功頌德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
亂離之句則衆以誦謗操切之機二十年川壑大決陸益狎
與勢搖嵩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穴碎破以召不
仁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謠言黨禁向弛於是
邵康節皇極書張橫渠正蒙橫河南先生諸經諸說元祐忠
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若獲希世之寶而
謝公語解則已發板盛行隱此豈人力也哉後四載歲在乙
巳女貞入寇慢書騰聞詔音夜頒引應孫位請康元禩遂撤
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召遺
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
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
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耳今皇帝智勇中興
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主

六百一十七

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
子所作王安石所廢之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
光所纂之通鑑下榻時家取三經義辨置之館閣選從程氏
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
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盡盡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固培
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
所宜和衷將順不恐違矣而獨習舊者染見王氏言行不類
有同俗趨利之便而於程氏則如螟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
閒伸其說罔反以專門歸咎堂奧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
氏則損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既
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欄關里禁人趨之
不亦甚乎自古營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効於紹聖元
符崇觀政宣以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續罷明虛空之

緒亂鄉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齊申商韓非之政託
人子繼述之孝毀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盛大之象矜窮素
極侈之欲慕開疆闢土之績連任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
之釁扶背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蹂躪之苦
積州實不平之憤起周鼎干紀之變假僞武息民之說成外
交固位之計殄蒸民三綱之道甘臣服讐虜之辱稱太平無
事之美導般樂怠傲之失結忠賢諫說之舌生隆家卑國之
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於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據權
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私淑所被曾微一人蓋其列焉特用
此觀之明善喻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翻轉變移黑白
上欺君父下覆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
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早用力蓋
嘗妄意論語一書爲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指題附於章句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主

五百七十七

之下內發淺疏久而未果髮禿齒豁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
投界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遂絕門掘山秀窗涵水姿簷竹庭
梧時動涼吹朝夕飯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非
眇也觀過宅心自是始篤乃得就棄遺諸童弗博學而詳說
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距諛
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於不二而已
矣紹興甲戌三月

案是書明仲貶新州時所作胡氏子孫後有居永者凡其
家集可視郡人舊著也

論語指南一卷 宋胡宏撰 文獻通考

樓鑰跋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明仁之
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博
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秘洙泗言

仁深見本源茲讀指南一卷極密黃公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舉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日有心於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日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曰則是當始惡之時胸中原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顏淵問仁之下有曰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焉斯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舉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論語會義 宋胡憲撰 經義攷云已佚
閩書憲字原仲從父安國學既而學易於涪陵譙定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遊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被召賜進士出身終秘書正字卒諡簡肅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

百八十六

論語集注十卷

宋朱子

撰魏氏了翁序

宋史藝文志

零陵縣志

朱子自述曰集注乃集義之精髓又曰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又

曰集注蓋熹十年前本為朋友開傳去鄉人遂不肯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南軒論語解十卷 宋張氏撰 宋史藝文志

自序曰學者學乎孔子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

人者大畧則亦可觀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

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隨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

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

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猶植索遠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如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進是知當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內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

百九十八

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其何足以與聞斯道

轍因河南徐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慤之資而

又以序冠於篇首焉

魯論集議 宋郡守向子恭撰 清泉縣志

王庭珪狀曰公字宣卿開封人官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居衡陽之伊山結茅以處手抄諸書尤喜觀魯論取

諸家之善為集議以己見繫於後今行於世

案子恭與向守道州故著之

讀論語說 前明道逸零陵蔣又滋撰

案又滋說並無專行僅有數篇存拙餘集中

論語說 國朝曾錦撰 復齋文集

錦曰今人自束髮受書開口讀論語設粗曉文義未嘗不知

日常一言一動真當如是也若寢食日久不必再讀他書當

亦知一部論語舉古今修齊治平之道總不外是古今神聖賢人之言度不過是其或知之而視此特東髮時習問之常談未嘗隨事體認者無論已或知之而未嘗遍讀五經以下旁及諸子百家之書猶未知自有書來無古無今無治無亂無出無處求其道理更無第二部書求其意味亦更無第二部書者論語也請自五經以下書讀之問其道理之親切有如論語者乎問其義味之深長有如論語者乎即五經四子書亦自以論語為第一也愚讀書數十年自惟魯鈍於三代秦漢之書雖嘗涉獵讀過輒忘而所不厭忘且又讀者不過五經四子書近從末末此事幾廢讀律之不暇遑讀論語年將老而傳矣為丙子鄉闈奉調至長沙公寓候值外簾適無事事輒購論語一部再讀一過夜漏四下猶未欲睡覺陶詠舞蹈之神不自知何以惡可已也若愚者真迂闊不識時務

水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百七十九

士哉竊惟書不可不讀論語尤不可一日忘世之學而仕者多博覽羣書者也試取幼所開口即讀者一再玩味焉

大學

大學衍義四十三卷 宋真氏 德秀 撰 明刊布 宋史藝文志 藏崇正書院

玉海端平元年十月傳讀真德秀進大學衍義上謂有補治道是月讀大學章句畢令進讀

魏了翁曰自慶元權臣立偽學之名以錮善類自周程子至於朱張氏凡以發天人之蘊開聖賢之秘者皆憲禁以絕其

書雖中庸大學孔孟之遺言亦耳目之所忘公曉出獨立慨然以世道自任口誦心維驗已之實踐行世接物體心之所安造次理道於仕於處無貴賤少長愛而敬之自長沙後國人以公出處為廟社安危公身愈退道愈尊名愈盛而責愈衆積憂成疾亦自是始矣公將以晚歲著書貽後僅有大學衍義一書既上送官留之經幄其次惟文章正宗號為成書悲夫

楊士奇曰大學衍義著述之意見公所上劄子及序蓋其為書廣大精密綱目畢備有天下國家之任及為臣欲致其君於唐虞三代者必攷之於斯焉

大學集注一卷 明劉績撰 經義攷 續自序畧曰大學書在禮記中至宋程子以為孔子遺書而表章之朱子為之章句據舊本取詩云至沒世不忘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為物格然後此為完書精粗兼備先後相因上下通行古今不變始則易知易行終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

案王元弼零陵頌書目有大學集注藏崇正書院疑即此書何時刊布無攷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百四十一

大學

大學古本旁釋 明王氏 守仁 撰 明史藝文志 作古本注

守仁自序曰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德以言乎人謂之新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誠意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復而體正體正而無不善之動矣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

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次是故不本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謂之虛支與虛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懋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旁爲之釋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夫

錢德洪曰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人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闕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致知格物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於見聞書成旁爲之釋而引以序

鄭曉曰大學一篇程子更定朱子爲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康成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百七十二

朱四明黃氏震元金華王氏柏臨川吳氏澄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星溫陵蔡氏清甫田鄭氏緩新安潘氏潢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

朱彝尊曰大學本戴記中一篇朱子分爲經傳出於獨見永樂中塾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刪去之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爾

案陽明之學派衍及於永州故并著之

大學信心錄

明朱家謨經義

案朱彝尊引上虞縣志朱宸字朝章宏治壬戌進士官興化知府致永州衛人朱宏亦宏治壬戌進士志但言其陞雲南藩參不及其爲守事恐衛人祖籍原出上虞或會聯譜系故兩地載之存疑俟攷

考正大學古本一卷

明史朝富撰

經義攷云未見

陸元淵曰朝富字節之晉江人嘉靖癸丑進士知永康六合二縣事入爲南京兵部郎出知永州府

大學說 國朝會編

案會復齋說尊信古本其門人宗續辰有大學圖辨則附古今而平之第以朱子復舊之功未全爲惜與楊大章反復論難凡數千言云

中庸

中庸論一卷

宋范氏

祖禹經義攷

中庸解一卷

宋張氏

後漢經義攷云未見

案二公皆貶永故並著之

十先生中庸集解二卷

宋石塾撰朱子序張氏

林刻於桂林

郡學宋史藝文志

朱彝尊曰克齋先生集解朱子章句實本之章句行而石氏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夫

五百四十三

之書流傳日寡

中庸輯畧二卷

宋朱子

嘉謨宋史藝文志經義攷

陳振孫曰晦庵既爲章句復取石子重集解刪其繁亂名以輯畧其取舍之義則或問詳之

趙希弁曰晦翁先生既定著章句於經文之下又述平時問答所疑以爲或問中庸又述輯畧兩卷蓋集伊洛諸儒之說也希弁所藏各兩本嶽麓書院精舍及白鹿洞書院所刊者

唐順之序曰中庸輯畧凡二卷初宋儒新昌石松子重采二程先生語與其弟子游揚論侯諸家之說中庸者爲集解凡

義卷朱子因而芟之爲輯畧其後朱子既自采二程先生語入章句中其於諸家則又若爲或問以辨之自章句或問行而輯畧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鄉宿

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

而輯畧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鄉宿

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

而輯畧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鄉宿

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

而輯畧集解二書因以不著於世友人御史新昌呂信鄉宿

有志於古人之學且謂子重其鄉人也因購求此二書而余

578

以所藏家本輯畧本授之已而呂子遂按江南則屬武進李令板馬而集解則不可復見矣序曰蓋古之亂吾道者常在六經孔氏之外而後之亂吾道者常在乎六經孔氏之中昔者世教衰而方術競出陰陽老墨名法皆與儒並立而為六家為九流其道不相為謀而相與時為盛衰佛最晚出其說最盛至與吾儒並立然其不相謀也而相盛衰也則亦與六家九流同其不相為謀也則是不待相亂也嗚呼六經孔氏之敎所以別於六家九流與佛而豈知其後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有陰陽家有老家矣說春秋者以法律說禮者以形名度數是六經孔氏中有名家有法家矣說論語者以尚同之與兼愛尚賢明鬼是六經孔氏中有墨家矣性不可以善惡言其作用是性之說乎心不可以死生言其真心常住之說乎是六經孔氏中有佛家矣六

承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六

百一十七

家九流與佛之與吾六經孔氏並也是門外之戈也六家九流與佛之說竄入於六經孔氏之中而莫之辨也是室中之戈也雖然六家九流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其為說也粗而其為道也小猶易辨也佛之竄於吾六經孔氏也則其為道也宏以潤而其為說也益精以密儒者曰體用一原佛者曰體用一原儒者曰顯微無間佛者曰顯微無間其孰從而辨之嗟乎六經孔氏之旨與伊洛之所以講於六經孔氏之旨者固具在也苟有得乎其旨而自信乎吾之所謂一原無間者而後彼之所謂一原無間可識矣儒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順而達之其順而達之也至於天地萬物皆吾喜怒哀樂之所融貫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佛者於喜怒哀樂之發未嘗不欲其逆而消之其逆而消之也至於天地萬物汨然無一喜怒哀樂之交而後一原無間者可識也其

我嘗主於逆故其所謂放閑反凡與其不住色聲香觸乃在於明見色聲香觸之外其機嘗主於順故其所謂不睹不聞與其無聲無臭者乃即在於睹聞聲臭之中雖其求深於內者窮深極微幾於吾聖人不異而其天機之順與逆有必不可得而強同者子程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又曰善學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是中庸之旨而百家之所不能駕其說羣儒之所不能亂其真也彼游揚謝侯諸家之說其未免於流矣乎吾弗敢知然而醉者大矣其未能不浸淫於老與佛乎吾弗敢知然而師門之緒言蓋多矣學者精擇之而已矣則是書其達可廢乎是信卿所為刻以待學者之意也

承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全

五百四十九

取之意已無餘蘊矣吳郡衛湜集解乃增入石氏元本又附入石氏元本不集與湜以後諸皆取之晦庵章句雖亦錯雜其間意若反有未滿於晦庵者天台賈蒙為集解雜列諸家若晦庵章句之說特見一二而已晦庵以命世特出之才任萬世道統之託平生用力盡在四書四書歸宿萃於中庸而二家之所見如此何哉

鄭明選曰子思作中庸朱子定為三十章按孔叢子云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不當作三十章

案零陵顏書曰列中庸集注不載何人所著蓋即集解輯畧而未能定其為何書故並列之

中庸讀法一卷 明董煥撰

徐文貞志墓曰君諱焯字子昭南平人正德甲戌進士歷湖廣左參政

案煒由永州守參政僅存清溪題刻遺蹟故著之

中庸問答一卷 明萬世泰撰

經義考
六未見

湖廣總志世泰無錫人崇禎中督學湖廣究心經史崇尙理學凡先賢宜崇祀者舉之博徵名儒讀書濂溪書院以名節相砥礪著有三楚文獻錄

學庸講義 國朝鄧陽周文郁撰

省志藝文經
部圖書類

中庸說 國朝曾端撰

鍾曰嘗讀子求以其道治己實可以爲養心保身之要者無如老子卽以其道治人抑未始不可以教天下煩苛奢泰之弊者亦無如老子特其爲道自爲之意深而其言道又往往失之虛乎而無實此所謂賢知之過也而諸子繼作隱怪並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全

六百零四宇

與甚至以聖人教人之道爲使人不安其性命之情異說惑人其弊如是子思懼斯道之不明也而中庸作焉其特率夫子中庸之言以名篇者中者無過不及此爲賢知之過者言也庸者庸言庸行亦爲賢知之過者言也其首揭明性道教之謂推而至於無聲無臭者凡以見聖人之道原本於性命燦著於經常凡祖述憲章無非此愚不肖夫婦與知與能不遠人之道而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中庸所以爲德之至無所謂道可道非常道也無所謂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爲道也皆爲賢知之過者言也而其宗旨則不出大學誠意之學子思蓋深有見於大學全功盡在誠意誠則凡所謂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一以貫之舉而措之而已矣故重言誠也故誠其意必致其知故擇乎中庸所以擇善者至意所謂誠意毋自欺也故依乎中庸所以固執者必力

誠意必慎獨獨者非他意是也中庸始終皆慎獨功夫也大學釋誠意言皆自明者皆自明此天命之性也中庸自唯大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以下無非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其謙之功欬有然也大學言意而心身統焉中庸言身而心意統焉大學言道所以立萬世內聖外王之極矩初無張皇大學之辭其旨正而經中庸言道所以正諸子索隱行怪之異學故極形容中庸之德其義平而大此學庸同爲孔門傳授之書而中庸之所以少異於大學也

孟子

孟子解義十四卷 宋鄒氏 浩撰

宋史藝文志
經義類云已佚

浩自序曰孔子沒世衰道喪百有餘歲以及孟子之時其害尤甚以湯武爲弑君以周公爲未智以匡章爲不孝以仲子爲廉士非特此也不動心如告子猶外義而莫悟事豪傑如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全

五百八十七

陳相猶倍師而自若則道之不明可知矣以利國爲先務以殃民爲可爲以戰必克爲良臣以逢君惡爲無罪非特此也可與有爲如齊宣王者其所問惟威文之事可與有言如公孫丑者其所冀惟管晏之功則道之不行可知矣孟子於此時上下無知而信之者操不售之具以周遊其間不少貶焉非以道自任而能若是乎其道則自古以固存而孔子之所傳者也孔子之於道不得已而載之後世君子孰不可以得之哉然而有目同視而所見者近有耳同聽而所聞者淺有心同思而所得他而不正則爭以自取勝而大道斯爲天下裂矣然而孔子之後能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矣以太和爲一而充塞於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於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於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

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杜己愛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爲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耳奈何天未欲平治天下而舍我其誰之志終不獲伸是以其功止於距楊墨以承三聖而已矣雖然使楊墨之道息孔子之道著天下後世咸知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不淪胥而爲禽獸則其志雖不伸於當時固已伸於後世矣以道論功如之何其可及也其後名世之士有出於漢而能知之者莫如楊子故論其道則曰不異論其功則曰靡如有出於唐而能知之者莫如韓子故論其道則曰醇乎醇論其功則曰不在禹下非苟知也竊自比焉則庶幾孟子之道攘斥佛老則庶幾孟子之功夫二子之不如孟子易見也有所庶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金

六百零九字

幾且無與並況孟子乎故韓子曰學者必謹於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浩嘗聞之於師曰誦孟子之書非難深明其意之所在爲難深明其意之所在非難能以其所以自任矜式而行之爲難昔孔子之門人如仲弓有問於仁則請事斯語如子張之有問於行則必書諸紳今孟子七篇之所載非直孔子答問之際一二言耳學者或尙嫌於仲弓子張之賢則以其所以自任者矜式而行之其可忽乎浩不敏敬受此言久矣願與諸君子共之勿徒誦其書明其意資以爲速化之術而已也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鳴呼豈獨顏淵之於舜爲然哉

孟氏集注十四卷

宋朱子

藝文志 經 宋史藝文志

長洲曰淳熙四年文公年四十八注孟子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欲更注而其

害已行於世以時令攷之戊亥之月未甚寒猶可寒裳以涉也子止之閒洞陰沍寒當此之時而以乘輿濟民民能免於病涉乎橋梁道路可以觀政九月成杠十月成梁戒事之辭也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序事之辭也國語有戒備之意孟子就凍極之時言之皆夏時云

孟子詳說十七卷

宋張氏

藝文志 經 宋史藝文志

癸巳孟子說七卷

同上

宋史藝文志 經 宋史藝文志

自序曰歲在戊子杖與二三學者講誦於長沙之家塾輒不自量綴所見爲孟子說明年冬會有嚴陵之命未及終篇辛卯歲自都司罷歸秋冬行大江舟中讀舊說多不滿意從而刪正之其存者蓋鮮矣還抵故廬又二載始克繕寫撫卷而歎曰嗟乎夫子之道至矣微孟子其孰能發揮之方戰國之際在上者徒知以強大威力爲事而在下則異端並作充塞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金

五百八十七

仁義孟子獨以身任道從容乎其閒其見於用則進退辭受無往而不得見於言則精微曲折無一之不盡蓋其篤實輝光左右逢原莫非天理之所有也使後之人知夫人皆可以爲聖人而政必本於王道邪說暴行無所逃其迹而人之類免於夷狄禽獸之歸其於聖門豈小補哉今七篇之廣大包含至深至遠而循求有序充擴有力在學者篤信力行何如耳雖然予之於此蓋將終身焉豈敢以爲成說以傳之人哉特將以爲同志者講論切磋砥之資而已題曰癸巳孟子說云者蓋將斷此而有考於異日也

孟子節文二卷

明初劉三吾奏請刪節刊布 宋史藝文志

張萱曰洪武間翰林學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詞氣抑揚太過請節去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錯曰大學言治平之道至終篇有不勝詰者既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又曰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也孟子見齊梁之君一承問有不啻立為斬絕者既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又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是也二書終始緊若相承大學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明利之必有害也孟子曰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明害且必甚於利也其垂戒如口授一堂其立言視時勢加切孟子遊齊梁後執先亦難致信其以此章居首者蓋論學矣嚴於辨義利論治亦莫急於辨義利朱子曰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也思以大學合觀之長國家者又可使喻利不啻義者為之役

四書總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金

五百七十五

明頒四書大全三十六卷

胡氏廣等奉敕撰

經義

明成祖文皇帝御製序曰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為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或近卒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業至治之澤可勝數哉夫道之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為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竊承皇考太極高皇帝鴻基即位以來率率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重惟恐弗逮竊思帝王之治

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

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為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尋蠹害欲求善治焉可得乎朕為此懼乃者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集諸家傳注而為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輯翼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為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宋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觀經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金

五百九十七

是明理以達道立誠以達本修之於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同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遂書以為序永

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楊榮後序曰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致謨興文教以斯道為己任萬幾之暇嘗與儒臣論議以為四書雖有宋儒朱熹為之集注以便學者然而羣儒之說頗有異同純駁不一至今幾三百餘年紛紜雜糅莫知適從茲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庶幾聖賢之道昭然大明臣榮忝居侍從奉德音敢不敬承謹識四方學者冀以成編上親商榷以定去取書成特賜名曰四書大全書即以頒布天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而仰青天若剪荆棘而尋大路坦然無疑釋然有悟誠萬世之寶也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全

六百零七字

顧炎武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之後黃氏^{字勉齋}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錄附於朱子章句之下則始於真氏^{字德秀}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氏^{字宗道}乃做而足之為四書附錄後有蔡氏^{字仲覺}四書集疏趙氏^{字格庵}四書纂疏吳氏^{字真子}四書集成昔之論者病其泛濫於是陳氏^{字仲宏}合二書為一頗有刪正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寬序至正丙戌自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大全頒之學官而諸書皆廢倪氏^{字子}輯釋今見於劉用章^刻所刻四書通義中永樂中所纂四書大全特小有增刪其詳其簡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汪克寬胡傳纂疏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廬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

四書三說三十卷

明管氏

大勳撰

經義攷云未見

崇禎樓曰鄞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光祿寺卿輯蒙引存疑說而加以折衷

湖廣通志管大勳萬曆中任衡永兵巡副使視學上湖南道

顧蒙引後說存疑啟迪後學

案蔡虛齋

著蒙引林次崖

著

存疑陳紫峯合而著

四書微 明道州周良相撰

四書正字 前明遺逸零陵蔣又滋撰

自序曰粵考四書大全永樂十三年頒布天下當時之字畫音義校正著四書大全永樂十三年頒布天下當時之字畫近三百坊間經幾易板其中之畫多增減錯誤之弊至于分售小本集註其錯誤為尤甚僻區幼學悉以價廉註約而買讀焉至於大全一書雖家號業備有歷數代而未買者且有歷數代未聞書名者近時閱刊新板亦有未見聞者由是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全

五百三十三

童蒙之誦識僅舉錫跼踖於錯謬增減之小本安焉而不知謬即分居師長而躬臨教授者復不究心字學考訂經史誤引以誤導其誦亦安焉而自為是余不勝歎息驚怪憂懼惻惻念聖賢經傳奈何魚豕其形聲替其音齒非滅裂日相醉夢斯寢於寤寐露目之下也余將代為哀且愧焉而難已諸懷也余實不敏無甚知識但於字學有癖嗜齒落髮結精疲神短桑榆剩景自惜分陰因檢四書中字畫之有差謬音義之有遺誤者改定音釋彙次成帙以指幼學為之小補云

四書講義 國朝零陵王鐸撰

案蔣氏世系蔣又滋第四子彌超彌超八子誤其次子也字述言號拙孫康熙丙子副榜貢生任辰溪新寧等縣教諭

能以是爲信也亦曰疑而已矣嗟乎自漢魏以迄元明其所

謂彰明而闡發之者亦甚夥而至精矣豈數千年後尙煩小

子末學之賸沐哉是編也出其諒余者謂余不過自寫其中

所欲言其非余者謂余排說名賢紛更成義是則余之罪也

夫是則余之罪也夫春秋一百七十三則禮記一百九十五則

易三百七十九則書一百三十五則詩一百一十五則論語三

十七則孝經十五則孟子四十五則爾雅十七則

案王紳字彥卿任永明教諭以經術教士書刻於學齋一

時傳誦後以老乞歸賀代伯序其書云取資漢唐之訓詁

而不爲漢唐所錮恪守宋儒之義理而不爲宋儒所縛足

以表其長矣

小學 韻學 字學

五注禮部韻畧五卷貢舉條式一卷 宋丁度撰寶元中刊布

四庫書目提要此書收字最伙然宋一代程式懸爲功令不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十三十九

敢一字出入末附科舉程式添減韻字之故最爲詳悉

聲經音辨 宋康定間刊行

案二書爲前代韻書故並著之

性理字訓 宋程若庸撰 國朝嘉慶中陳宸書重刻 見明史

小學類 升小四書注 朱

楊士奇曰小學之教其廢久矣歛人朱升輯方逢辰名物蒙

求程若庸性理字訓陳櫟歷代蒙求黃繼善史學提要爲一

編謂之小四書以教初學庶幾古人遺意其上及旁皆有注

釋尤便於教者

朱升曰勿齋字訓性理學問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

案陳宸書號楓階閩縣舉人嘉慶中權承之永明令與教

勸學公餘輯註詮古書其有裨蒙養者則字訓與李氏蒙

求也

無武正韻十六卷 明洪武中命樂韶鳳等撰

方以智曰正韻宋濂王傑趙壘孫贊等定工本高安而存八

聲依三衛毛居正論字畫揚時偉箋王應龍謂正韻開以小

篆正楷書之訛而未嘗以古文正小篆之謬且嚴於章奏而

畧於經史故刀筆之吏或所玩習而經生學者多未識知

青郊雜著一卷 文韻攷衷六聲會編共十二卷 明零陵桑

紹良撰 四庫全

案此書郡縣志皆失載今省志小學類始錄之

字音正謬 國朝祁陽伍澤榮撰 小學類

字比 國朝常寧王紳撰 小學類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經 五十五十一

案紳曾司諭永明故著之

今韻通譜 國朝寧遠李師懋撰

宗績及序曰少時讀西河毛氏韻學要指而知三聲兩聲相

叶之法然猶以爲叶也迨後讀亭林顧氏音學五書九後王

氏古韻考始恍然於古韻之無不相通而裂四聲限一聲者

爲膠固遷數聲以就一聲者爲武斷矣頃遊冷道遇李先生

靜存出示所著今韻通譜三冊其指并四聲之本通者駁爲

十六部以爲之經又推極其十六部之旁通者以爲之緯自

經傳子史之文以暨老釋之典樂府之曲詞小說家之諸篇

莫不博采焉而臚於各部之下以廣著夫韻無叶而無不通

之證且說文之切音固言韻也其上曰某字从某某者得韻

之義也而靜存則更合其所切以爲韻是通會意韻摩

而一之而六書亦於是乎大通續展受而卒諸焉浩然片觀

江淮河漢之東注而初莫測其源也進而窮之千支萬流實
統一源也是書出而天地元音之始與五方清濁之殊俱得
復其本遂其真而不拘於偏室之法真有裨於學古者鉅矣
昔亭林氏謨韻書至自得之際輒歎曰非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靜存安貧善道韻學尙其小者然亦見天機充積而自
然發見之妙豈無所得於道而能然哉績長歸嘗思輯韻爲
分代分地二編分代據故籍易成而分地非會通中外之方
言不能辦願望過奢見聞淺陋卒無以發抒區區之私靜存
之書與予所欲作者迹異而理同蓋愚意將以今人之聲定
本音而靜存以古人之聲完古韻不相謀而相合者也余書
卽不作可也余又與靜存商及古之歌詩其餘韻短者以句
爲韻其餘韻長者以節爲韻卽今樂工笙笛按拍尙然博無
韻之韻補無通之通於法當益密靜存頗然余言他日倘假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行

五

五百九十三

緣得從君考訂一室以竟願毛氏王氏未竟之緒不亦善乎
予憐於學知安足以預此書姑舉其所知者而僭爲之言如
此時道光乙酉立春日

佩文詩韻釋要五卷 國朝周兆基輯王景章重刊

兆基例言曰韻書字數增減不同茲編一依

頒定佩文詩韻每韻下注明凡若干字體例仿秦端崖前輩詩

韻辨字參彭文勤公韻字辨同吳白華前輩官韻攷異諸書

案此書乃周尙書兆基督浙學時率其門人所輯景章實

贊其役今宰零陵病此鄉不講聲韻之學復刊以示學者

以上經類凡爲易四十四部書三十二部詩十一部周禮五

部儀禮十部附錄者二部禮記十部附錄者一部樂之書

三部春秋廿四部附外傳一部五經總四部六經總一部

孝經七部論語十三部大學六部中庸九部學庸合治一

部孟子六部四書總八部儒雅二部十三經總二部小學
之屬十部共二百壹十叁部

永州府志

卷九上

藝文志 序

三

四十二字

陶書八十五卷 唐魏徵等撰

通攷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序論皆徵自作後詔

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編入隋書志

該五代今補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 唐李延壽撰

四庫全書提要南史因回史舊文稍為刪潤不成北史成一家之言

北史則補文苑傳齊補列女傳不似南史之缺畧

出鄴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不似南史之因仍

唐書二百卷 石晉劉昫撰

通攷因韋述舊史增損以成

新唐書二百五十五卷 宋歐陽修宋祁同撰

通攷嘉祐中曾公亮等被詔刪定修撰紀志郡議列傳事增於前文損於舊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四百七十三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 宋歐陽氏修撰

通攷修以降居正史繁猥失實重加修定藏於家修沒後朝廷取付園子監刊行

四庫全書提要自金泰和中立新五代史於學官薛居正書

漸散佚薛近左氏歐近公穀不必執彼廢此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元脫脫今改撰作等撰 省志史制作撰

元史歐陽元等詔修宋遼金三史召元為總裁官發凡起例

俾論議有所據依

楊慎曰宋史表首稱丞相阿魯圖其實歐陽元之筆也

遼史一百十六卷 同上

四庫全書提要遼制國人著作不得傳於鄰境托克托時在

可致證據耶律儼陳大任二家所紀以成是書故頗疎畧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 同上

四庫全書提要余有元好問劉祁諸人私相綴輯故是書有所依據較遼史為詳賅

元史二百十二卷 明宋濂等撰

四庫全書提要其書倉卒而成最為草畧碑誌之語案牘之

文往往不及修攷太祖嘗命解縉改修書竟不成

案明時稱十七史蓋以史漢合三國入書隋唐書五代史

宋時遼金史元史為十七如史加南北宋別遼金則亦稱

世一唐分新舊則又稱廿二云

古史

竹書箋畧二卷 國朝徐文靖撰零陵葉向時輯要

向時自序曰竹書紀年始黃帝終魏襄王二十年蓋晉魏史

官所錄也其有各經所未見異於諸史之事固多可疑然亦

有各經賴以證明者梁有沈休文附注好言符瑞於事實少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四百八十五

發明當塗徐文靖先生年八十六輯為統箋釋疑補缺訂誤

為書十二卷又雜述一卷今於統箋中錄其切要者以備參

稽題曰竹書箋畧

案竹書為編年之始從四庫書例當列於首恐疑蹟蹟後

人於先賢之上故別之曰古史

編年

晉紀十一卷 晉長沙鄧粲撰 晉書紀

劉勰曰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下莫有準的至鄧粲

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畧漢魏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留心

典謨及安國立例乃鄧氏之規焉

九明紀十篇 晉陽秋三十二卷 同上 晉書本傳

案案陽志作零陵人父與華譚瑒瑒緒誣祀鄉賢祠今並置

正然案去零陵尚近必其子孫有遷居此土者溯其譜系列

入誌傳故去其傳而姑附其著述焉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宋司馬氏 光誤元胡三省音注

通攷自治平至元豐凡十七年始奏御上起戰國下終五代

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又畧舉事目年經國緯別爲目錄參

攷采雜史三百異同別爲攷異又惠本書治大爲舉要歷一

編神宗賜名製序○公子康公休告其友晁說之曰此書成

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歷九朝而隋則劉道

原迄五代則范渙南

案是書明代必頒學官乃零陵頒書目列資治通鑑十六

冊卷帙太少卽長沙李東陽所修通鑑纂要亦有九十二

卷尙不能合若王宗沐宋元資治通鑑卷數較少而非官

書大抵王元弼據殘剩之籍從實著錄其爲明頒通鑑無

疑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五

五百五十一

通鑑舉要歷補遺 宋胡氏 安國誤 朱子編

通鑑綱目五十九卷 宋朱子 熹誤 卷九十九

朱子自序曰溫公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二

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

以適厥中紹興中胡文定公因公遺稿修成舉要歷補遺若

千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今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

損鑿括以就此篇蓋表歲以首年而四年以著統大書以提

要分注以備言使歲月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畧議

論之同異通貫曉晰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云

通鑑摘要 明零陵蔣如桂撰 有卷藝文史

別史

五代 史補五卷 宋祁陽陶岳撰 宋史藝文志

四庫全書提要大致與王禹偁五代史闕文同意而稍近小

說家言晁公武讀書志稱所記一百七事此本少三事始傳

寫佚之矣

路史四十七卷 宋羅泌誤子萃注

四庫全書提要必所依據多出於緯書道書而徵引秘奧詞

采偉麗劉勰所謂無益經術有裨文章者

紹興正論一卷 宋蕭淵野人撰 直齋書錄解題

四庫全書提要舊本題淵山樵夫不著名氏敘列張凌趙鼎

以下三十人皆以不附和議而貶謫者每入之下畧具事實

書錄解題作二卷序稱淵野人大同小異莫得而詳

天德錄 宋東安鄧三鳳撰 別史藝文

案舊志省志作大金天德錄三鳳南宋臣何以修金書當

朝廷頌諛強敵必不肯形之紀載大金恐大宋之爲今去

上二字存疑俟攷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六 四百六十一

咏化類編一百三十六卷 續編十七卷 雜記二卷 明祁

陽邵球撰 明史藝文志 故事類載其續編雜記類載其正編

字 明二

雜史霸史

楚檣机 楚唐尙誤

春秋文耀鉤云楚立唐氏以爲史官 呂氏春秋云

案元吾衍子行一日併得晉乘楚檣机宋景濂王子允謂

卽衍所僞作

荆湘近事十卷 宋祁陽陶岳撰 宋史藝文志

省志雜史類注通志畧作荆湘故事

案書錄解題館閣書目有荆湘故事十卷不著作者疑卽

此一書

九國志五十一卷 宋祁陽路振撰 宋史藝文志

司馬君實曰十國志在五代史中最佳

晁公武曰雜記吳越唐前後蜀東漢南漢閩楚凡九國

十國志 宋祁陽路倫撰 五卷

王應麟曰路振謀九國志其子倫又增高氏季興爲十國志

治平元年六月辛酉倫上之詔付史官

外史紀事本末 卷九下

案是書多載楚粵明季之事三藩紀事實全勦其文而點

竄之卽如零陵唐群純在萬吉人軍中其子悉被削去則

其爲書不足信矣宜出此書以悉正之

永州野史畧 忠鬼錄 前明遺逸易三接謨 零陵著

案此書間係備載永州明季兵燹之難及死難姓名蓋三

接所目擊心傷筆之於書者自開志局求之數年迄不見

獲使孤忠碧血渺焉無徵豈非前人失採之過與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七

史鈔史評 四百六十一

單子史纂 唐祁陽覃季子撰 柳河東集

柳宗元志墓曰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橫豎鉤貫又且數

十家

唐鑑二十四卷 宋范氏 通鑑 譔呂氏 通鑑注 宋史登

通攷淳夫爲溫公通鑑局編修官分掌唐史以其所自得著

成此書取武后臨朝二十一年繫之中宗曰此春秋公在乾

侯之義也凡三百六篇

讀史管見 宋胡寅撰 文獻

馬端臨曰明仲以通鑑事備而義少故爲此書大約有感於

時事而作也

古今要畧 元劉彭壽撰 省志藝文志鈔類江昱

讀史紀畧 明岑敬黃甲撰 零陵著

史讀 國朝常寧王紳撰 省志藝文

歷代論畧二卷 國朝零陵梁向時撰

歷代史書汗牛充棟其約爲論說者亦多惟沈氏讀史論畧

最簡且明然依通鑑綱目自戰國起無威烈王以前而於各

代事實又太畧今則始於三皇五帝迄於明末編首列歷代

二十餘歌其論不求新奇惟該括史事以便記誦題曰歷代

論畧

附錄史

詠史三百首 國朝零陵劉方朔撰

三百篇強半詠史作也道前代之事補前史所未備則有如

七月生民公劉元鳥殷武等篇道當時之事爲後史所必沿

則有如碩人楚邱問官常武等篇其主乎贊美者正風正雅

三頌是也主乎諷刺者變風變雅是也其兩人聯句者式微

永州府志 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八

五百四十八

式微是也其各章限韻者交交黃鳥是也其蟬聯而下者大

雅文王是也假物言之者鴛鴦是也其擬他人心情而代之

言者四牡皇華我徂東山是也觀乎爲之賦黃鳥及賦清人

則知詩與史合觀乎太史之所陳國史之所掌則知史與詩

合後之作者如高祖功臣頌三國名臣贊史記索隱贊此詠

前代之事魯秋胡詩五君詠三別入哀平淮西頌此詠當時

之事至長恨歌馬嵬坡長門怨西宮秋怨其爲詠史更昭昭

也如湘君湘夫人天問魯靈光殿賦南京賦三都賦此詠史

之變體太冲名雖詠史究無史事三百篇不言詠史究無在

非史凡詠史者必先有史而後有詩少陵則卽詩而史具其

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亦隨物肖形而已豈必執一律以求

哉方朔少時先嚴課讀諸史務一一考求根據類年南北往

還半就遺忘矣自壬戌秋七月赴都舟車中依類記憶以韻

歸出之得百八十首嗣又足成三百首不拘前後唐、小言
敢云尙論古人第夙承庭訓據所舊聞費不失占作詩之遺
意云爾

故事

宋儀禮志省志從舊府志作宋東安鄧三鳳撰

明集禮五十卷洪武中梁寅等撰嘉靖中刊布元題冠大

案零陵願書目僅四冊蓋明季已殘佚多矣又案四庫書

目提要洪武三年徐一夔等撰嘉靖重修增爲五十二卷

教民榜文一卷禮儀定式一卷鄉飲酒禮圖式一卷明

洪武中頒行書目佚

禮制集要一卷洪武中頒行零陵願書

案明史注云官民服舍器用之式

明會典二百二十八卷宏治中徐溥等修萬厯中重修刊布

永州府志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四百五十一

○零陵願書目元六十冊

案省志藝文故事類列李東陽撰會典百八十卷蓋尙正

德朝重校之書

聖駕幸學錄一卷見零陵願書目案明史儀注類有

大禮集議四卷纂要二卷明嘉靖中頒行明史藝文志

明倫大典二十四卷同上

案此卽帝本生事當時舉朝力爭而張桂二臣主之所謂

大禮案也

奏議

請留歸廟守戶奏狀唐元結撰石刻在道州

案次山遺蹟永道閒最多然多他人書此殆共親筆惜殘

缺殆盡矣

請免道州租稅狀同上唐書

請免道州貢錢奴狀唐陽城撰唐書

案二疏畧見良吏傳

請免永州貢零陵香狀唐韋宙撰唐書

讓第疏唐延唐李邵撰唐書

案邵疏切直不讓劉黃洵堪與黃共有千古者故特著之

中山奏議宋零陵陳邁撰

案顧炎武以邁宜和中建議賦經制錢其兄聞之哭於家

廟責其剝民之罪遂薄其爲人然當時羣盜蜂起軍國乏

籌必不得已而出此未可以一青掩大節也

指置討曹成事宜狀宋岳飛撰

平曹成告捷狀同上

案忠武征曹成皆在永境故特著之

請減大禮錢疏宋李南壽撰

永州府志卷九下

藝文志

史

四百五十一

一統志南壽龍泉人紹興中知道州疏減大禮錢之病民者

同庵劾劉瑾十三疏明零陵胡節撰

案疏稿久徵未獲存以俟之事迹詳先正忠節傳

雷尙書歷官奏疏明寧遠雷復撰

案復爲御史能直諫其後參漸撫晉所在以民疾告惜其

書不傳

潘川諫草明道州何天衢撰

案天衢宏治中以敢言名道忤劉瑾被禁錮氣節益彰世

宗朝貳南工部以災變復陳闕失可謂不變矣

諫大禮疏明零陵郁浩撰

案浩以與爭大禮出外故特表之

奉常議禮明零陵呂菴撰

案菴爲太常時多所建白後累官至操江都憲當時推能